

“花式保壳”潜在危害不容忽视

一年一度的岁末财技大秀正在A股集中上演。近日,*ST银河(000806)公告称,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收到债权人发来的《债务豁免确认函》,合计免去公司3.1亿元债务。同样在2022年年底获得债务豁免的,还有*ST中昌、*ST亚联和*ST宜康。*ST亚联和*ST宜康在获得债务豁免的同时还被大股东赠予资产。以上种种行为表明,这些濒临退市的公司希望在规则之内完成保壳。

事实证明,很多濒临退市的公司,即便运用再多花式手法保壳,最终还是难逃退市命运。与其抱着虚无缥缈的幻想等待别人救赎,不如大方承认失败,潇洒离场,不失为一种体面,垂死挣扎可能对投资者和资本市场造成双重潜在伤害。

首先,是对投资者的潜在伤害。对于一些经营已深陷泥沼、连年巨亏或者交易低迷的临退市公司来说,本身已不再具备可持续经营和公开融资的能力。保壳成功从而暂缓退市,就意味着公司将给予热衷“炒差”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无限遐想,对短期股价有直接刺激作用。

但是这种拿不确定性赌明天,等待别人救赎的做法,显然蕴含巨大风险。比如,此前靠锂电池概念股价一飞冲天的*ST猛狮(现为“猛狮退”),在2022年年初被债权人免去34亿元巨额债务后,仍旧走向退市轨道,从债务豁免到退市,前后不到

4个月时间。公司还尝试过引入国资、重组、变卖资产等手段,但均以失败告终。赌其会“起死回生”的投资者,不可避免地为自己赌运气的做法付出了代价。

其次,是对资本市场的潜在伤害。众所周知,全面注册制即将来临,我国经济也将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,加速出清没有价值的壳公司,是一场不可逆转的A股进化之路。Wind资讯显示,2022年,沪深两市有42家公司被强制退市,创下历史新高。这意味着,照此趋势发展,未来壳资源的价值将所剩无几。

原本监管层将债务豁免和外部赠予纳入合规范畴,是为了上市公司短期纾困,缓解上市公司短期的财务困难,减少债务带来的风险等。但是,部分临退市公司却在看似合规的情况下,将其变成保壳的工具,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,还催生了市场泡沫。

对于这些年底突击运用债务豁免或者大股东赠予等手法粉饰财报,以达到保壳目的的临退市公司,专家建议:一方面投资者应摒弃赌运气一夜暴富的心态,避免参与炒作此类股票;另一方面,监管在加速全面注册制落地之余,还应不断深化退市制度改革,完善常态化退市机制,在打击壳资源炒作的同时做好投资者权益保护。

据每日经济新闻



商报图形 朱正非 制

渝股存在哪些短板

“整体来看,近年来重庆上市公司质量在提升、结构在调整、转型在加快、贡献在增加。”近日,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、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在评价上市渝企时如是说。那么,重庆上市企业整体上还存在哪些短板?未来,重庆又该如何进一步推动上市企业提质发展?

市值偏小,产业结构不太合理

对标重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目标,重庆上市公司发展仍存在着两大短板。

其一,市值是衡量上市公司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,但重庆上市公司的市值却整体偏小。截至2021年末,在境内上市的63家渝企(64只股票),总市值规模仅为12039.6亿元,平均市值仅为188.1亿元。这样的水平,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不尽如人意。2021年末,我国46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平均市值超过212亿元,重庆境内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。

其二,重庆上市公司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,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,新兴行业的除了生物医药公司外,其他行业的几乎没有。以境内上市公司为例:截至2021年末,重庆63家境内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生物医药、汽车、公用事业、房地产、化工、机械设备、金融、钢铁和建筑材料等近20个行业。虽然覆盖的行业较多,但在当前最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一新兴行业,却无一家上市渝企。同时,在最能代表新技术潮流的科创板上市企业中,截至2021年末,重庆尚无一家。直到2022年12月,重庆才诞生第一家科创板上市企业。

境外上市企业也是如此。截至2021年末,重庆有21家境外上市公司,它们也主要分布在传统行业,如房地产、钢铁、交通运输、金融、教育和商贸零售业等。其中,以金融业、制造业的公司最多,均有5家。

应推动上市公司提升“五种能力”

面对这些短板,重庆如何才能推动上市公司提质发展,让其更好地发挥企业“领头羊”的作用?

业内人士建议,重庆需聚焦主业,推动上市公司做专;促进创新,引领上市公司做强;注重效益,促进上市公司做大。

“上市公司要提升‘五种能力’,才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。”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区域研究服务联盟办公室主任、研究员冯增炜向重庆上市公司提出建议:一是抓基础,巩固治理能力;二是强主业,增强竞争能力;三是育长板,提升创新能力;四是增韧性,提高抗风险能力;五是重效益,提高回报能力。

“重庆可结合实际,从四个方面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。”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智库办主任胡迪明结合推动企业上市的“浙江经验”,也为重庆提出了建议。在他看来,重庆应支持具有较大带动力的企业优先上市,务实高效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历史遗留问题,并在安排土地、资金及能评等稀缺公共资源时,同等条件下向上市公司倾斜。此外,主管部门还要主动作为,从企业股份制改革开始为企业提供全程精准化服务。

而在中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